

## 卷第二百四十三 治生（貪附）

治生 裴明禮 何明遠 羅會 竇乂

貪 滕蔣二王 竇知范 夏侯彪之 王志愔 段崇簡 崔玄信 嚴升期 張昌儀 李邕

裴佶 元載 張延賞 盧昂 崔咸 崔遠 江淮賈人 龍昌裔 安重霸 張虔劍

治生

裴明禮

唐裴明禮，河東人。善於理生，收人間所棄物，積而鬻之，以此家產巨萬。又於金光門外，市不毛地。多瓦礫，非善價者。乃於地際豎標，懸以筐，中者輒酬以錢，十百僅一二中。未洽浹，地中瓦礫盡矣。乃舍諸牧羊者，糞即積。預聚雜果核，具黎牛以耕之。歲餘滋茂，連車而鬻，所收復致巨萬。乃繕甲第，周院置蜂房，以營蜜。廣栽蜀葵雜花果，蜂採花逸而蜜豐矣。營生之妙，觸類多奇，不可勝數。貞觀中，自古台主簿，拜殿中侍御史，轉兵吏員外中書舍人。累遷太常卿。（出《御史臺記》）

何明遠

唐定州何明遠大富，主官中三驛。每於驛邊起店停商，專以襲胡為業，資財巨萬。家有綾機五百張。遠年老，或不從戎，即家貧破。及如故，即復盛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唐朝時，定州人何明遠特別富有。他主管州中的三個驛站，便在驛站旁邊建造旅店，供來往客商住宿，專門以賺取相商的钱為主業，家中財產多達很多萬。他家還有五百張織綾機。何明遠年老了，不能再任軍職了，他家開始貧困破敗。待到恢復原來的樣子後，立即又興盛起來。羅會 長安富民羅會以剔糞自業，裡中謂（「謂」原作「識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之雞肆，言若歸之積糞而有所得也。會世副其業，家財巨萬。嘗有士人陸景陽，會邀過所止。館舍甚麗。入內（明抄本「入內」作「內人」。）梳洗，衫衣極鮮。屏風氈褥烹宰，無所不有。景陽問曰：「主人即如此快活，何為不罷惡事。」會曰：「吾中間停廢一二年，奴婢死亡，牛馬散失。復業已來，家途稍遂。非情願也，分合如此。」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竇乂

扶風竇乂年十三，諸姑累朝國戚。其伯檢校工部尚書交，閒廩使宮苑使。於嘉會坊有廟院，乂親識（「識」原作「與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張敬立任安州長史，得替歸城。安州土出絲履，敬立齎十數輛，散甥姪。競取之，唯乂獨不取。俄而所餘之一輛，又稍大，諸甥姪之剩者，乂再拜而受之。敬立問其故，乂不對。殊不知殖貨有端木之遠志。遂於市鬻之，得錢半千，（「千」原作「斤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密貯之。潛於鍛冶作二枝小釵，利其刃。五月初，長安盛飛榆莢，乂帶聚得斛餘。遂往詣伯所，借廟院習業，伯父從之。乂夜則潛寄褒義寺法安上人院止，晝則往廟中。以二釵開隙地，廣五寸，深五寸，密（「密」原作「慕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布四千餘（「千餘」原作「十五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條，皆長二十餘步。汲水漬之，布榆莢於其中。尋遇夏雨，習皆滋長。比及秋，森然已及尺餘，千萬餘株矣。及明年，榆莢已長三尺餘。乂遂持斧伐其並者，相去各三寸。又選其條枝稠直者悉留之，所間下者，二尺作圍束之，得百餘束。遇秋陰霖，每束鬻值十餘錢。又明年，汲水於舊榆溝中。至秋，榆已有大者如雞卵。更選其稠直者，以斧去之，又得二百餘束。此時鬻利數倍矣。後五年，遂取大者作屋椽。僅千餘莖，鬻之，得三四萬餘錢。其端大之材，在廟院者，不啻千餘，皆堪作車乘之用。此時生涯已有百餘。自此幣帛布裘百結，日歛食而已。遂買蜀青麻布，百錢個疋，四尺而裁之，顧人作小袋子。又買內鄉新麻鞋數百兩。不離廟中，長安諸坊小兒及金吾家小兒等，日給餅三枚，錢十五文，付與袋子一口。至冬，拾槐子實其內，納焉。月餘，槐子已積兩車矣。又命小兒拾破麻鞋，每三兩，以新麻鞋一兩換之。遠近知之，送破麻鞋者雲集。數日，獲千餘量。然後鬻榆材中車輪者，此時又得百餘千。雇日傭人，於宗賢西門水澗，從水洗其破麻鞋。曝乾，貯廟院中。又坊門外買諸堆棄碎瓦子，令功人於流水澗洗其泥滓，車載積於廟中。然後置石嘴確五具，銼確三具。西市買油旋數石，雇庖人執爨。廣召日傭人，令剝其破麻鞋，粉其碎瓦，以疏布篩之，合槐子油旋。令役人日夜加工爛擣，候相乳尺，（明抄本「尺」作「人」）悉看堪為挺，人臼中熟出。命工人並手團握，例長三尺已下，圓徑三寸。堞（明抄本「堞」作「築」。）之得萬餘條，號為法燭。建中初，六月。京城大雨，尺燭重桂，巷無車輪。乂取此法燭鬻之，每條百文。將然炊爨，與薪功倍，又獲無窮之利。先是西市秤行之南，有十餘畝坳下潛污之地，目曰小海池。為旗亭之內，眾穢所聚。乂遂求買之，其主不測，乂酬錢三萬。既獲之，於其中立標，懸幡子。繞池設六七鋪，製造煎餅乃糰子，召小兒擲瓦礫，擊其幡標，中者以煎餅米團子啗。不逾月，兩街小兒競往，計萬萬，所擲瓦已滿池矣。遂經度，造店二十間。當其要害，日收利數千，甚獲其要。店今存焉，號為竇家店。又嘗有胡人米亮因饑寒，乂見，輒與錢帛。凡七年，不之問。異日，又見亮，哀其饑寒，又與錢五千文。亮因感激而謂人曰：「亮終有所報大郎。」乂方閒居，無何，亮且至。謂乂曰：「崇賢裡有小宅出賣，直二百（「直二百」三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。）千文，大郎速買之。（「之」原空缺，據許本、黃本補。）又西布（明抄本、許本、黃本）布「作」市「」櫃坊，巢錢盈餘，即依直出錢市（盈餘即依直出錢市八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）之。」書契曰：「亮語（語原作與，據明抄本改）乂曰：「亮攻於覽玉，嘗見宅內有異石，人罕（「見宅內有異石人罕」八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。）知之。是搗衣砧，真于闐玉，大郎且立致富矣。」「乂未之信。亮（「立致富矣未之信亮」九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。）曰：「延壽坊召玉工觀之。」「玉工大驚曰：「此奇貨也，攻之當（「奇貨也攻之當」六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）得腰帶誇二十副。每副百錢，三千貫文。」「遂令琢之，果得（「遂令琢之果得」六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）數百千價。又得合子執帶頭尾諸色雜類，鬻之，又計獲（「鬻之又計獲」五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。）錢數十萬貫。其宅並元契，乂遂與米亮，使居之以酬焉。又李（「使居之以酬焉又李」八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。）晟大尉宅前，有一小宅。相傳凶甚，直二百十千，乂買之。築（「千又買之築」五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。）園打牆，拆其瓦木，各堞一處，就耕之術。太尉宅中傍其地（「宅中傍其地」五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。）有小樓，常不瞰焉，晟欲並之為（「為」原作「焉」，據黃本改。）擊球之所。他日乃使人向（「日乃使人向」五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。）乂，欲買之，乂確然不納。云：「某自有所要。」「候晟沐浴日遂（「沐浴日遂」四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。）具宅契書，請亮覘。語晟曰：「基本置此宅，欲與親戚居之。恐（戚居之恐四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）俯逼太尉甲第，貧賤之人，固難安矣。某所見此地寬闊，與（亮問其宅之）」

缺，據黃本補。)中可以為戲馬。今獻元契，伏惟府賜照納。「晟大悅。私謂又(悅私謂又四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。)不要某微力乎，又曰：」無敢望，猶恐後有緩急，再(再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，明抄本作「當」。)來投告令公。「晟益知重。又遂搬移瓦木平治其地如砥，獻晟為戲(」為「字原空缺，」戲「原作」獻「，據明抄本補改)馬。荷又之所惠。又乃於兩市。選大商產巨萬者，得五六人。遂問之：」君豈不有子弟嬰諸道及在京職事否。「賈客大喜，(」大喜「二字原空缺，據明抄本補。)語又曰：」大郎忽與某等，致得子弟庇身之地，(「地」原作「弟」，據明抄本改。)某等共率草粟之直二萬貫文。「又因懷諸賈客子弟名謁晟，皆認為親故。晟忻然覽之，各置諸道膏腴之地重職，又又獲錢數萬。崇賢裡有中郎將曹遂興當夜生一大樹，遂興每患其經年枝葉(」年枝「二字原空缺，」葉「原作」菜「，據黃本補改。)有礙庭宇，伐之又恐損堂室。又因訪遂興，指其樹曰：」(「樹曰」二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)中郎何不去之。「遂興答曰：」誠有礙耳，因慮根深本固，恐損(「根深本固恐損」六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。)所居室宇。「又遂請買之，仍與中郎除之。不令有損，當令樹(」有損「當令樹五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。)自失，中郎大喜。乃出錢五千金，以納中郎。與斧鉞(明抄本「鉞」作「鉞「)匠人議伐(」匠人議伐「四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)其樹，自梢及根，令各長二尺餘，斷之，厚與其直。因選就眾(」其直因選就眾「六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。)材，及陸博局數百，鬻於本行。又計利百餘倍，其精幹率是(」倍其精幹率是「六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。)類也。後又年老無子，分其財在財等與諸熟識親友。至其(」熟識親友至其「六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)餘千產業，街西諸大市各千餘貫，與常住法安上人經營。(」法安上人經營「六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。)不揀日時供擬，其錢亦不計利。又卒時年八旬餘，京城和(」八旬餘京城和「六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。)會裡有邸。弟姪宗親居焉，諸孫尚在。(出《乾饌子》)

#### 貪滕蔣二王

唐滕王嬰、蔣王惲，皆不能廉慎。大帝賜諸王名五王，(明抄本五作臣，臣下空缺三字，按《新唐書》七九滕王元嬰傳作賜諸王綵五百，此有脫訛)不及二王。敕曰：「騰叔蔣兄，自解經紀，不勞賜物。」與之，(明抄本「與」下空缺三字，無「之」字按《新唐書》七九滕王元嬰傳作「給麻二車」，此有脫字)以為錢貫，二王大慚。朝官莫不自勵，皆以取受為髒污。有終身為累，莫敢犯者。(出《朝野僉載》)

#### 竇知范

唐瀛州饒陽縣令竇知范貪。有一里正死，范令門內一人，為裡正造像，各出錢一貫，范自納之。謂曰：「裡正有罪過，先須急救。范先造得一像，且以與之。」結錢二百千，平像(百千原作千百，平像二字原空缺，據《說郛》二改補)五寸半。其貪皆類此。范惟有一男，放鷹馬驚，桑枝打傷頭(「傷頭」二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。)破。百姓快之，皆曰：「千金之子。易一兔之命」(出《朝野僉載》)

#### 夏侯彪之

唐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，問裡正曰：「雞卵一錢幾顆。」曰：「三顆。」彪之乃遣取十千錢，令買三萬顆。謂裡正曰：「未便要，且寄雞母抱之，遂成三萬頭雞，經數月長成，令縣吏與我賣。一雞三十錢，半年之間成三十萬。」又問：「竹筍一錢幾莖。」曰：「五莖。」又取十千錢付之，買得五萬莖。謂裡正曰：「吾未須筍，且林中養之。至秋竹成，一莖十錢，積成五十萬。」其貪鄙不道，皆此類。(出《朝野僉載》)

#### 王志愔

唐汴州刺史王志愔飲食精細，對賓下脫粟飯。商客有一騾，日行三百里，曾三十千不賣。市人報價雲十四千，愔曰：「四千金少，更增一千。」又令買單絲羅，匹至三千。愔問用幾兩絲。「對曰：」五兩。「愔令豎子取五兩絲來，每兩別與十錢手功之直。(出《朝野僉載》)

#### 段崇簡

唐深州刺史段崇簡性貪暴。到任追裡正，令括客。云：「不得稱無。上戶(」上戶「下原有」上戶「二字，據明抄本刪。)每家(」家「字原缺。據明抄本補。)取兩人，下戶取一人，以刑脅之。」人懼，皆妄通。通訖，簡云：「不用喚客來，但須見主人。」主人到，處分每客索絹一疋。約一月之內，得絹三十車。罷任發，至鹿城縣。有一車裝絹未滿載，欠六百疋。即喚裡正，令滿之。裡正計無所出，遂於縣令丞尉家，一倍舉送。至都，拜邠州刺史。(出《朝野僉載》)

#### 崔玄信

唐安南部護崔玄信命女婿裴惟岳攝受(明抄本「受」作「愛」。)州刺史。貪暴，取金銀財物向萬貫。有首領取婦，裴即要障車綾。索一千疋，得八百疋，仍不肯放。捉新婦歸，戲之三日，乃放還。首領更不復納，裴即領物至揚州。安南及問至，擒之。物並納官。裴亦鑣項至安南，以謝百姓。及海口，會赦免。(出《朝野僉載》)

#### 嚴升期

唐洛州司倉嚴升期攝侍御史，於江南巡察。性嗜牛肉，所至州縣，烹宰極多。事無大小，入金則弭。凡到處，金銀為之湧貴。故江南人呼為金牛御史。(出《朝野僉載》，明抄本作出《御史臺記》)

#### 張昌儀

唐張昌儀為洛陽令，恃易之權勢，屬官無不允者。鼓聲動，有一人姓薛齎金五十兩，遮而奉之。儀領金，受其狀。至朝堂，付天官侍郎張錫。數日失狀，以問儀。儀曰：「我亦不記得，但姓薛者即與。」錫檢案內姓薛姓者六十餘人，並令與官，其蠹政也若此。(出《朝野僉載》)

#### 李邕

唐江夏李邕之為海州也。日本國使至海州，凡五百人，載國信。有十船，珍貨數百萬。邕見之，舍於館。厚給所須，禁其出入。夜中，盡取所載而沉其船。既明，諷所館人白云：「昨夜海潮大至，日本國船盡漂失，不知所在。」於是以其事奏之。敕下邕，令造船十艘，善水者五百人，送日本使至其國。邕既具舟具及水工。使者未發，水工辭邕。邕曰：「日本路遙，海中風浪，安能卻返？前路任汝便宜從事。」送人喜。行數日，知其無備，夜盡殺之，遂歸。邕又好客，養亡命數百人，所在攻劫，事露則殺之。後竟不得死，且坐其酷濫也。(出《紀聞》)

#### 裴佶

唐裴佖常話，少時姑夫為朝官，有雅望。佖至宅，會其退朝。深歎曰：「崔照何人，眾口稱美，必行賄也。如此安得不亂？」言未訖，門者報曰：「壽州崔使君候謁。」姑夫怒，呵門者，將鞭之。良久，束帶強見。須臾，命茶甚急。又命酒饌，又命術為飯。佖姑曰：「前何踞而後恭。」及入門，有德色。揖（明抄本「揖」作「揮」）佖曰：「憩學中。」佖未下階，出懷中一紙，乃贈官絁千匹。（出《國史補》）

#### 元載

唐元載破家，藉財物，得胡椒九百石。（出《尚書故實》）

#### 張延賞

唐張延賞將判度支，知一大獄頗有冤屈，每甚扼腕。及判使。召獄吏，嚴誡之，且曰：「此獄已久，旬日須了。」明旦視事，案上有一小帖子曰：「錢三萬貫，乞不問此獄。」公大怒，更促（「促」原作「懼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之。明日，復見一帖子來曰：「錢五萬貫。」公益怒，令兩日須畢。明旦，案上復見帖子曰：「錢十萬貫。」公遂止不問。子弟承間偵之，公曰：「錢至十萬貫，通神矣，無不可回之事。吾恐及禍，不得不受也。」（出《幽閒鼓吹》）

#### 盧昂

唐盧昂主福建鹽鐵，贓罪大發，有瑟瑟枕大如半鬥，以金床乘之。御史中丞孟簡按鞫累月，乃得以進。召市人估之，或云寶無價。或云美石，非真瑟瑟地。（出《國史補》）

#### 崔咸

唐中書舍人崔咸嘗受大僚之知。及懸車之年，與表表上。崔時為司封郎中，以感知之分，極言贊美。便令制議行，值無厚善者，一章而允請。三數月後，門館日沉寂，家人被竊罵。後甚悔，語子弟曰：「有大段事，慎勿與少年郎議之。」（出《幽閒鼓吹》）

#### 崔遠

唐崔遠將退位，親厚皆勉之。長女賢，知書，獨勸。相國遂決退。一二歲中，居間躁悶。顧謂兒姪曰：「不得諸道金銅茶籠子，近來忽四掩也。」遂復起。（出《幽閒鼓吹》）

#### 江淮賈人

江淮賈人有積米以待湧價。（「價」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。）畫圖為人，持米一斗，貨錢一千，又以懸於市。楊子留後餘繁，杖殺之。（出《國史補》）

#### 龍昌裔

戊子歲旱，廬陵人龍昌裔有米數千斛糶。既而米價稍賤，昌裔乃為文，禱神岡廟，祈更一月不雨。祠訖，還至路，憩亭中。俄有黑雲一片，自廟後出。頃之，雷雨大至，昌裔震死於亭外。官司檢視之，脫巾（「巾」原作「申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於髻中得一紙書，則禱廟之文也。昌裔有孫，將應童子舉，鄉人以其事訴之，不獲送。（出《稽神錄》）

#### 安重霸

蜀簡州刺史安重霸瀆貨無厭。州民有油客者姓鄧，能棋，其家亦贍。重霸召對敵，只令立侍。每落一子，俾其退立於西北牖下。俟我算路，乃始進之，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。鄧生倦立且饑，殆不可堪。次日又召，或有諷鄧生曰：「此侯好賂，本不為棋，何不獻賂而自求退。」鄧生然之，獻中金三錠。獲免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#### 張虔劍

張虔劍多貪。鎮滄州日，因亢旱民饑，乃發廩賑之。事上聞，其嘉賞。他日秋成，倍鬥徵斂。常言自覺言行相違，然每見財，不能自止。時人笑之。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